



她们的容颜诠释着爱情；
她们的容颜见证了历史；
她们的容颜是母亲盼儿归……

陈清水○著

寡妇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寡妇门

她们的容颜诠释着爱情；
她们的容颜见证了历史；
她们的容颜是母亲盼儿归……

陈清水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寡妇门/陈清水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059 - 6103 - 6

I. 寡… II. 陈… III. 电视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795 号

书 名	寡妇门
主 编	陈清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 - 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印制	李寒江 郭 锋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6103 - 6
定 价	3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有许多事情总是被我们遗忘，那就是历史；
有许多记忆总是被我们拾起，这正是历史；
今天有这样一段历史让我们无法遗忘……
它不仅仅是一段母性的悲歌！

留住她们——
她们的容颜诠释着爱情；
留住她们——
她们的容颜见证了历史；
留住她们——
她们的容颜是母亲盼儿归……

谨以此书——

献给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人们！



蹒跚而坚韧的步履

——写在《寡妇门》之前

在中华民族大地上，有这么一个村落，男人一夜之间消失了，但都活着。从此以后，女人们生活在一种柏拉图式没有肉体接触的灵魂融合的梦幻中。这个梦做得实在太长了，从如花似玉的少妇，变成了两鬓斑白的阿婆。有极个别的女人实在憋不住了，疲倦了，换了新梦；有的思念过度过累，仙逝了；而绝大多数女人宿命般地守着活寡，坚韧而执著；她们在祈祷，自信会感动上帝，把男人的肉体，不是虚幻的精神，原原本本地送还她们。

男人没有了，女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梦中的男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用她们孱弱的躯体艰辛地支撑着那片畸形的、缺少了阳性的天地。

这个村落就是——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

58年前，这个滨海村落的男人像苍穹上的星星一样存在，闪烁着光和热。他们粗犷的胸怀支起肌肉发达的双臂，搂抱着所爱的女人，尽情欢乐；用质朴勤劳的双手，捕鱼种地，耕耘着那片“快乐老家”，繁荣发展着这个平凡普通的村落。人们的日子过得虽谈不上富裕，但也清贫自在。

然而，快乐和宁静却被历史的烟云强行拂去。自从1946年6月，原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纠合淮海战役溃退的残兵败将逃到了福建东山岛，号称“军官团”。（不久交由洪伟达掌管。同年9月，“军官团”改编为国防第七总队，12月份整编为陆军第58师，洪伟达任师长。）

1947年3月，驻扎在金门的国民党第17军军长杨维翰率51师

2700多名官兵增防东山。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杨、洪两人在岛上争相抓丁扩充兵员,先后把众多青壮年强行送往金门、台湾。

从此,东山岛上的人们日子就像风平浪静的水面,倏地掷进一块石头泛起了涟漪一般动荡不安了。

1950年5月10日夜,“嘭嘭嘭”的砸门声,“哐哐哐”的锣声,把村民们从梦中惊醒。铜钵村四面八方被荷枪实弹充满腾腾杀气的国民党残兵包围着。147名青壮年被集中到祠堂后,当即就被抓了起来,押到登陆艇上,准备送往马祖、金门和台湾各岛服役。致使这个村91名年轻妇女被迫与丈夫离散,独守空门做了“活寡妇”,一夜之间铜钵村成了“寡妇村”。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达几十年……

作者系电视台编导、记者,因为职业关系和对乡土的熟稔,他对“铜钵村——寡妇村”故事的关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创作之前作者先后用了两年时间深入寡妇村对还健在的十六名寡妇进行采访拍摄,探寻寡妇们的内心世界,打捞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收集了近3000张图片。从采访到的这十六名健在的寡妇身上,作者深深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一种难以用只言片语来形容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作者就以这些健在的寡妇为原型,结合已经去世的一些寡妇的故事,怀着悲悯之心,运巧思、施润笔,艺术地复现了那一场定格在历史记忆中的人间悲剧。

《寡妇门》的故事就是从1950年5月10日夜开始。

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寡妇村),这个在中国版图上难以找到的村落,从这一天起就承载着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悲情,维系着两岸生死相连、荣辱与共的亲情。这一夜给铜钵村(寡妇村)留下了91名寡妇,而这些守活寡的妇人博大宽厚地包容着这一切。她们的包容并非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慎守,也不是所谓人性畸态与扭曲,而是对亲人忠贞不渝的负责与期待,更是对祖国统一坚定不移的信念。

潮起潮落,春来秋去,年复一年,伴随着月圆月缺,铜钵村(寡妇村)的女人们苦苦思念,执著地坚守着残缺的人生,维护着神圣而又变得虚幻的婚姻。他们赡养老人,抚育子女,撑起飘摇不定的家业。为的是什



么？为的是让海的那边的男人有个家的牵挂，有个回家的期望。

作为一个名字，阿娇、阿祥妈（王春香）、美桃、云珠、陈琴华这几位寡妇是这部剧作的主人公。她们是剧中所要讲述的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悲壮村子中百名妇女中的其中成员。是那段辛酸的历史让这个村子中普通的女人们不再普通。在性别上，她们是一群柔弱的，需要理解、支持、呵护的女人。就是这些女人却扛起了这个村子的明天，和未来。《寡妇门》讲述了一群“没有男人”的女人如何在苦难的岁月中坚强生存的故事，育儿持家的故事，守望爱情的故事，祈盼统一的故事。我之所以把没有男人加上引号，这是与《寡妇门》这部剧作真实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1950年5月10日，国民党军从福建东山岛撤退时，在这里共带走了4700余名青壮年男子，其中这个只有二百余户的“寡妇村”，就有147名青壮年男子被强行裹挟去台。随后，这些人被送到金门、马祖一带充当国民党守军，当时被抓的人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7岁，最老的55岁，在被强行裹挟去台的147名青壮男子中91人已经结婚了，于是给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留下了91个“寡妇”。从此，守候，就成为了众多东山留守妇孺共同的命运。

这个村子的91个寡妇中只有几个人改嫁，其余的都在等待和守候中慢慢地老去。与其他寡妇相比，阿娇是幸运的，因为毕竟与丈夫共同生活过，后来又有了杨汉乐这个爱情结晶。虽然最后丈夫杨阿能回来了且带来了一位台湾的老婆，这以她坚守了一生的初衷相违背，可是阿娇也心满意足了，毕竟她的愿望实现了丈夫在她的期盼中“回到”她的身边，相聚是短暂的，但是“梦圆”了。这相比其他的寡妇实在是幸运，因为，“寡妇村”的大多数女人都是在苦苦的等待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就像阿祥妈一样，丈夫和儿子都被抓走了，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只剩下自己。生活的困苦让她在女儿满岁的时候忍痛割爱，将女儿卖给了外乡人。最后孤苦的她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而就在入土的那一时丈夫捎来的思念，只好在坟前倾诉……

云珠——常年的孤寂、没有血色的生活，缺少青春火炬的烧灼，让她实在是煎熬不住了，最后或许为了坚守住那分圣洁的爱情，或许为了

与黑白的生活,与人性做最后的抗争,她在正月的初一笑着投进了大海的怀抱,让海水来浇灭她心中那团黄色的火焰……

美桃——这位健康年轻貌美的寡妇,在和婆婆相依为命了几年后,还是无法忍受人性的折磨,到了中年时选择嫁以邻村的光棍。善良的本性使她没有就这样抛下年老的婆婆……。在新婚之夜,这位邻村的光棍才发现,这位美丽的寡妇竟然还是一个处女……

也有的寡妇在新婚之夜还没来得及入洞房丈夫就被抓走了,为了坚贞的爱情她们守身如玉苦苦等待爱人归来……直至孤独地老去、孤寂地告别人生的旅程……

在20世纪,寡妇村的这些女人们是微不足道,甚至是鲜为人知的一群人。她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更没有满腹经纶的才学,但是我想只要有血有肉的人听了她们的故事都会为之震撼为之动容。她们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残缺,几十年如一日的等待,是灵与肉的煎熬,是禁锢与欲望的较量。从似水年华到两鬓斑白,从朝霞漫天到夕阳西下……就这样她们一路走来,有怨无悔,怨那些抓走丈夫的吃人魔鬼,无悔的是值得付出一生的等待。这些柔弱的女人用最朴实的生活方式诠释着爱。

《寡妇门》里的女人可歌,寡妇门外的男人可写。作者在故事里安排进了与寡妇相关的一些男人,为的是让故事更为饱满,更具灵肉。这些男人在彼岸苦苦等待着回家的那一刻,可是当他们千辛万苦回到家乡要与爱妻团聚时,有的早已经与世长辞,有的实在忍不住嫁作了他人妇……

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悲剧,记载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演绎着一段让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路程。

《寡妇门》中的这些寡妇已渐渐地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身影可以被忘记,但是,她们异乎寻常的命运却在不时地昭示着后人,让人无法遗忘,因为她们是海峡两岸一家亲的见证,她们承载着两岸同胞生死相连的亲情。

吴明晖

2008.06.28 于二步七艺术实验室



时 间:1950年5月10日至1987年秋

地 点:闽南东山岛

主要人物:

阿 娇(林淑娇)——守寡一生。她出生于城里的大户人家,自小裹脚。

丈夫被抓时怀有身孕,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相依为命。等到的是丈夫带回来一个台湾的妻子。

阿祥妈(王春香)——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被抓去台,老二夭折,三女儿因生活所迫被卖给外乡人。她孤苦一生,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思念过度抑郁而逝。

美 桃(当年村里最美丽的女人)——结婚当晚丈夫被抓去台,留下了处女之身,以婆婆相依为命,无法忍受人性折磨的她,快到中年时选择嫁给邻村的光棍。

云 珠——也许是为了与人性作最后的抗争,大年初一,她将年幼的女儿留给婆婆,来到丈夫去台的那个海滩,投进大海的怀抱,让海水来浇灭心中那团黄色的火焰。

陈琴华——守寡一生。平平淡淡地过完了一生,丈夫也在那一晚永远定格。

亚 云——守寡一生。平平淡淡地过完了一生,丈夫也在那一晚永远定格。

杨阿能(阿娇的丈夫)——去台后当上了国民党少校军官。在台退役后,在没有家人消息的情况下晚年才娶了一位年轻的台湾女孩为妻。后带着台妻回到家乡,看望昔日的妻子。

谢国德(阿祥妈的丈夫)——去台后当上了国民党少将军官。终身没有再娶。一直等待着回家乡和妻子团聚。当他暮年时和同时被抓

去台的儿子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迎接他的是山后边的一座荒冢。

黄裕华(美桃的丈夫)——退役后辗转到了新加坡,创业有成。一直盼着回家与妻子团聚,终生未娶。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时,妻子早就嫁作了他人妇。

许桂义(云珠的丈夫)——退役后穷困潦倒,后病死街头。骨灰是同时被抓去台的家乡人将他带回家乡与妻子合葬。

杨汉乐——阿娇的儿子。

洪伟达——国民党军官,当年“寡妇村”抓丁的带头大哥。

谢松辉——村里的族长。

黄茶花——美桃的婆婆。

蒋惠珍——杨阿能在台的妻子。

黄阿四——村里的理发师傅。

吴添喜——少年时是城里的一个地痞。后逃至南洋。

接生婆

巧凤(媒婆)

谢成凤(阿祥妈的女儿)——从小被卖给了外乡人。

(余略……)



第一章

1 铜钵村/祠堂广场

二胡曲(略)

一曲二胡曲,如村后山涧里的清泉,潺潺流淌,告别相依的岩石,带着无尽的思忆奔向他方。

二胡曲是贯穿本剧的思想灵魂的心曲,它不单单是思忆、倾诉还有无助和恐惧……

夜色下的乡村——铜钵村。

村口婆娑的大榕树。

皎洁的月光下一位拉二胡的老人侧影。画面里看不清老人脸部的神情。

老人的神情已经不再重要。

画面里能够看到拉胡老人饱满的肢体语言。

在这里老人和他所用的器械只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言,我们所要的是由他心中流淌出来的声音。

这个老人是这个村庄真实存在的一个个体,他是哪一段历史的见证,又是几十年等候的亲历者。为此,他不再有单纯的悲也不再有单纯的喜。

我们要了解他和了解这里其他的人,老人的曲子在诉说着……

(此后,一些片断均以此曲作背景音乐。结尾也是此曲作结束乐。)

一钩月牙,自村祠堂的檐角悄然隐去。

已近午夜，村祠堂广场一派沉寂。

祠堂斑驳的大木门洞开着。门钹的门环上一条绑人的麻绳耷拉着，在肃杀的晚风中摇荡。

自门外往里面望去，黑漆漆的门洞见不着边际，一切是那样的幽深莫测。

祠堂广场静得出奇，没有了喧嚣时的灵动。

祠堂里

月光下，依稀可见祠堂的正堂一张案台上摆放着三列五十几个灵牌。

一只夜猫不知从何处窜出。似乎是受了惊吓，又似乎是故意所为，一路将灵牌踢倒落地。其中一个落地后身首异处，碎成几段。夜猫不以为然，回眸望了一眼，只顾绕过庭柱，扬长而去。

祠堂又复归于宁静。

留下了一地散乱的灵牌躺在冰凉的地上。犹如于郊外偶遇弃之荒野的尸骨，让人惊悚，且心寒。

祠堂外

祠堂无辜地矗立在夜幕中。

广场左边的两棵大榕树挂满了红布条和红丝绳。

皴裂的树洞里，插满了燃烧着的，和已经熄灭了的香烛。

烛光在晚风中摇曳不定，最后一滴烛泪落下了，榕树也浸入到淫淫的夜色当中。夜风中更增加了许多凄凉寂寥。

摔落地上的煤油灯闪着微弱的光芒，扑腾着慢慢地熄灭了。

撕破的衣物、木屐、沾有血迹的草鞋、小孩的帽子；摔破的煤油灯，油浸湿了周边的泥土，灯罩的碎玻璃在夜光下偶尔晃着幽幽的蓝光。

广场上一片狼藉。

一只黑色布鞋躺在门槛边上。



阿娇一眼就认出这是结婚时她亲手给丈夫纳的鞋子。

广场上一片狼藉。

阿娇坐在祠堂广场边上一个旧石磨边的石头上。她一直没有动过身子,寂静的广场只有一双眼睛停驻在这儿,就像是天际间的星星,似乎在召唤,又似乎在守候。

夜色下,一个村妇背着年幼的孩子,来到了祠堂边上的土地庙前,面对土地庙里的神明她重重地跪了下去,颤抖着双手点燃了一对香烛。顿时,小小的土地庙里亮堂了起来,亮光也只是映亮了村妇挂满了泪水的面容,和在母亲背上安然入睡的孩子。

村妇虔诚地膜拜着。

背上的孩子梦到了慈父的疼爱,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撕破的衣物、木屐、沾有血迹的草鞋、小孩的帽子、摔破的煤油灯等等遗落在广场上的一切,不断地在阿娇的头脑里交错出现。

已经是第三夜了,她至今还是不相信这一幕是真的……沾有血迹的布鞋在无限地放大。

快速闪动

闪着寒光的刺刀、紧张的士兵队伍、奔跑的村民、哭叫的女人、无助的孩童、惊慌乱窜的狗儿、跌落的家具物什,抓丁时惊悚混乱的一幕幕。

时间定格:1950年5月10日初夜

字幕:在这一天之前。这个福建闽南滨海村落的男人还像苍穹上的星星一样存在,闪烁着光和热。他们粗犷的胸怀支起肌肉发达的双臂,搂抱着所爱的女人,尽情欢乐;用质朴勤劳的双手,捕鱼种地,繁荣发展着这个平凡普通的村落。人们的日子过得虽谈不上富裕,但也清贫自在。

自从1946年6月,原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纠合淮海战役溃退的残兵败将逃到了福建东山岛(号称“军官团”)。12月份整编为陆军第58师,洪伟达任师长。

1947年3月,驻扎在金门的国民党第17军军长杨维翰率51师2700多名官兵增防东山。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杨、洪两人在岛上争相抓丁扩充兵员,先后把众多青壮年男子强行送往金门、台湾。

从此,东山岛上的人们日子就像风平浪静的水面,倏地掷进一块石头一般动荡不安了。

1950年5月10日夜,铜钵村四面八方被荷枪实弹充满腾腾杀气的国民党残兵包围着。147名青壮年男子被集中到祠堂后,当即就被抓了起来,押到登陆艇上,准备送往马祖、金门和台湾各岛服役。这个村91名年轻妇女被迫与丈夫离散,独守空门做了“活寡妇”,一夜之间铜钵村成了“寡妇村”。

2 村祠堂广场

祠堂广场外。

阿娇倚靠在一个旧石磨边。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儿。她从那一时刻起就忘记了回家的道路,她不想回到那个已经剩下一半的家,她要在这里守住丈夫离去时的身影。

第二章

3 铜钵村

闪回。

晚霞已经爬上了村口的山坡。山坡被披上了一件橙色的衣裳。

农家的屋檐、墙角亦是流光溢彩,甚是丰润厚实。

初夏的乡村,此时喧嚣依然继续,恋而不舍。



辛勤的农人披着晚霞正踏在回家的路上；村口水井边挑水的男人勤劳矫健的身影；街巷中挨家挨户吆喝叫卖的小货郎；箍桶的木匠棒槌声声；织网的妇人穿针引线；理发店里不懂爱美之心的孩童；兜售菜蔬的老农渴盼的面容；脚步匆匆的行路人；聚精会神号诊的老中医；打铁铺汗流浹背煅制农具的铁匠；小商铺里凑在一起打着四色牌的无聊商人；坐在家门口发呆的老人；街巷中淘气玩闹的孩子……

简单清贫的日子，生生不息着这座偏僻的村子。

4 阿娇家/里

夏日的初夜云蒸霞蔚。
晚饭后。

阿娇（和丈夫杨阿能结婚已经三个来月）在收拾饭桌。

杨阿能走进屋来。

阿娇 回来了？这么早呀？

杨阿能 是啊！婚宴一结束他们都闹洞房去了，我和裕华聊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将手里的一袋吃的东西放在桌上）这是裕华他妈要我带回来给你吃的，她还在怪你没有去参加婚宴呢？

阿娇 这不是说怀孕的女人不能去吗？怕到时候冲了喜，改天我一定叫她给补上。对了，听说媳妇很漂亮是真的吗？客人多吗？摆了几桌酒席？

杨阿能（感叹道）哎呀！这裕华呀真是有福气，娶了那么一个漂亮的媳妇，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呀！

阿娇（生气样）好你个阿能，你的意思我不漂亮啦？难道你就没有福气？

杨阿能（平静地）真是这样，不是我夸的，这媳妇呀真是漂亮，一晚上不知道有多少客人无心吃饭老往新房里跑，看新娘子去呢。

阿娇（引起了阿娇的好奇心）真那么漂亮吗？那我倒要去看看，真有那么美若天仙的女人。

杨阿能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那真叫做美若天仙。

阿 娇 得得,看你这么闲着,还有一堆衣服没有洗呢,快去把它洗了。

杨阿能 (嬉笑道,向阿娇敬了个礼,那动作实在不好恭维)是,夫人遵命,我这就洗衣服去也。

阿娇笑了。杨阿能哼着潮剧的唱腔洗衣去了。

5 黄裕华家/里

结婚的喜筵已经结束,两个牌局就设在屋檐下面,参加喜筵的亲友聚在一起,打牌消遣,赌兴正酣。

新房里。

新娘美桃坐在婚床上,两个年老的喜娘坐在婚床的两头。监督着闹洞房的人们。

闹洞房的人们使出了各种招数,尽情地“戏弄”着新娘。不时有小孩子来向新娘讨要着礼品,新娘早有准备,总能够将索要礼品的孩子打发走。难以打发的是那些乡村的秀才,他们总能不时地在新娘面前说出一段段吉言吉语,一旦如此,新娘就的满足说话者的要求。

一个四十来岁带着老花镜的客人,一副斯文模样,看样子是个喝过墨水的人。

客人甲 (很自信的样子)我先来。(闽南语)眠床四脚站,蚊帐两边开,红柑拿起来,生子中秀才。

新房里一片喜笑声,喜娘过来将一件小礼物递给这位语出吉言的男人。这位男人笑着推门走出新房。闹洞房在继续。

客人乙 (闽南语)一粒金枣一粒籽,两粒金枣红双喜;双喜贴上厅,世代来做官。

新房里又是一片喜笑声,喜娘过来将一件小礼物递给这位语出吉言的男人。

闹洞房还在继续。一个小男孩跃跃欲试。

男 孩 我来我来。



新娘看着这位小男孩笑了,此时她的心中充满了憧憬。小男孩大胆地站到新娘的面前

男 孩 (闽南语)一只(脚桶)木桶两人蹲,一只枕头两人睡;大家(婆婆)开门来相问,唉,几时生子来相分(赠元宵)。

众 人 (起哄)不算不算,这不算。
屋里喜气融融。

男 孩 要算要算,这也要算。
喜 娘 好好,算算。(把一件礼品给了小男孩)

客厅里
黄裕华的母亲黄茶花将一炷香插进来了香炉,朝高挂着的关帝君画像拜了拜。孩子终于长大成人并娶上了媳妇,这一天让她高兴得没有合嘴的时候。

6 阿娇家/外

杨阿能端着一盆水走到院子里,将水泼于地上。走到水井边,重新打了一盆水进屋去。院落里夜色依然。

7 黄裕华家/里

牌局还在继续,宾客的赌兴正酣。
黄茶花 (端着一盆茶水出来,逐桌送茶。)来来大家喝喝茶,别只顾着打牌。

黄茶花将茶水摆放到客人的身边。

宾客甲 有劳你了。(大大咧咧地)你就忙你的吧!别管我们了。

黄茶花 看你说的,难道还让你自己泡茶不成。你们尽管玩,有什么需要就招呼一声。

客人乙 今天是什么日子,媳妇尽然在屋里躲着不出来,还让婆婆这么